

【实录】

非正常的一天

□火锅

伸过来,每个路标都会有人庆祝。它有一个明确的路径,从恋爱结婚生子这样一路顺理成章地延伸过来,每个路标都会有人庆祝。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大概所有的庆祝同时都在趁机宣泄两种对立的情绪:喜悦和悲凉。在欢喜中流下眼泪,或者在哭泣中笑起来。当然,如果不按照这个路标走,中年一样也会到来。只不过那样的中年生活大概没有这么主流,这么典型,这么荒诞而正经,这么看起来无比正常因此令人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前一段时间,家里老人生病了,需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从不能接受这个事情,到接受,最后像打了鸡血一样迎接生活的暴击——事实上也不需要我做什么,我的压力主要还是来自于精神:一种对上有老下有幼、中间这根梁也不甚牢固的担忧。中年生活到来了,到来得特别全面,特别彻底,覆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有明确的路径,从恋爱结婚生子这样一路顺理成章地延伸过来,每个路标都会有人庆祝。真不知道有什么好庆祝的,大概所有的庆祝同时都在趁机宣泄两种对立的情绪:喜悦和悲凉。在欢喜中流下眼泪,或者在哭泣中笑起来。当然,如果不按照这个路标走,中年一样也会到来。只不过那样的中年生活大概没有这么主流,这么典型,这么荒诞而正经,这么看起来无比正常因此令人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10月中旬百丽宫有戏剧影视展,我和大胃周末去看了一场英国国家剧院版本的《简·爱》。故事就是那个故事,但也有一点要说的:看剧的时候不停地想起

年轻时读《简·爱》的感受以及现在对于这个故事的感受,这两者在我的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激烈的对比蒙太奇。勃朗特姐妹好像很着迷于脾气古怪的男主角,愿意把他塑造成一个深不可测的谜团、暴风骤雨一般的神。《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也是这样疯狂的人物。我曾经痴迷于这样的角色,现在只觉得他们自恋而浮夸。至于简·爱——我们这代人年轻时大概都有一点简·爱附体,例如感觉自己“卑微而高傲”。这么多年,卑微和高傲像神雕侠侣一样相伴而来,又相携而去。明月在天,清风吹叶,树巅乌鸦啊啊而鸣,卑微高傲和中年的我们就此别过。

简·爱的内心戏非常多,大段大段独白。现在看来只觉得多余,年轻时气血充沛才会想那么多,其实事情还不是该怎样就怎样。简·爱发现罗彻斯特和英格拉姆小姐准备结婚的时候用手紧紧地按住自己的心,谴责自己、打击自己以求获得死心的安息:你来看看英格拉姆小姐(美丽高贵)!你再看看你自己(平凡卑微)!我看到这里几乎吐血。前半生的所有力气都用在按住心的手上。这只手原本应该是自由的,那颗心也应该自由地去无事生非。

一个中年人嘲笑年轻时候的自己,从她当年的读书品位入手最方便,她的所有感受和行为都被无情地diss,一切不如意都可以怪在她当年的愚昧冥顽之上,好像现在就变聪明了一样——更愚昧冥顽了也未

可知。故事虽然就是经典的故事,没有什么改编,但是这出戏的形式太有意思了。最大的感受就是创作者非常自由,不执着于任何皮相——整个剧下来只有固定的几个演员,每个演员都扮演若干个角色。演员和角色之间相通的只有神韵即可,无所谓年龄、长相,甚至人类也可以扮演动物,一件衣服卷起来就是婴儿。

看这种戏让人感到皮囊唯一的用途就是用来固定“人”,让人成为一个固体,风不能吹走,雨不能淋透。否则:肺跋山涉水去找自己的胃,问,吃了吗?一只眼睛要和很多眼睛对视之后,才能找到和自己天生一对的另一只。

这个戏让人感到一种特别稀有的自由,这自由抓不住,然而感受到那么一点点也觉得奢侈和幸运,值得在心里深深珍藏。

看完了剧,所幸还没有到饭馆打烊时间,赶去某著名的南京菜饭店吃饭。这里有一种清蒸鱼,河鲜的味道,完全区别于海鲜,我上次吃的时候就大为惊艳。大胃尝了一下说:可见你是内陆长大的,我们胶东人受不了这个味儿——所以就都给我吃了!我大爱那从淤泥里升腾出来的土腥味儿,冰冰凉的,湿润润的。夏天里路过扑腾扑腾冒水泡的泉水池子时,翻涌上来的就是这股味道。又要了蟹黄包,正是吃蟹的好时候,包子好吃得令人流泪,当然也是因为饿了。

多么好的、非正常的一天。

才上初二的女孩子问我:是等,还是不等?我大吃一惊,以为她芳心可掬,说的是路过她窗下的小男生,或者一个遥远模糊的承诺。结果她问的是:到底要不要等室友一起吃早饭/上自习/去卫生间……

寝室四个人,从初一起就同进同出。但到了初二之后,每个人的时间表开始微妙不同。永远有人晚起,有人在临出门前想起还忘了件事。她说要早起才能吃到喜欢的饭菜,她催促说再不去图书馆就没有空位子,她等得不耐烦了,跺着脚对姗姗来迟的室友没有好脸色——又自责:真是急性子,还有什么比室友间的情谊更重要?但是等待的时间越来越久,忍不住和室友们提过,她们嘴上答应但丝毫没有改变拖延症患者的行为。每天如此,还有别的事要做也没时间,她想直接一个人走又怕室友不开心——最后她来问我:是等,还是不等?

她的问题让我轻轻笑了起来,仿佛又回到了中学时光。忘了是初三还是高三,班主任反复地跟我们吐槽:“有些女同学,厕所也要一起上,十分钟的课间,你等我等你,我就要等掉八分钟,浪不浪费时间呀?现在一起上厕所有什么用?好好学习,将来一起上清华北大才是正理。”到了现在,她与她的室友,同进同出同去食堂,上厕所也是要结伴同行的吧?

我自己从小独来独往,对呼朋结伴这件事很不耐烦——平生最讨厌无意义的等,当然也不愿意让人等我。但看到室友、同学们在校园里三三两两,像一簇簇小鸟在枝头,又不免自觉是孤雁。所以,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惑:是和她们在一起,去哪里都叽叽喳喳,还是继续保持自己的节奏,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去跑步,一个人穿过成长的漠漠树林?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随着我与同学们上了不同的高中、大学,进入社会的不同岗位,每个人都是洪流里的圆木或者飞鱼,各有浮沉,一别两宽。关系好一点的,三年五载,会在同学会上见一次半次,大部分人,连名字与长相都想不到。

抱团,是天性,因为人类是群居动物,我们最怕的,就是寂寞。但另一个角度,适度的寂寞是有好处的:寂而后定,定而后慧,独处令人能反观内心,不至于把思绪淹没在滔滔不绝的听与说上。另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规划表,一生的、一年的、一天的,清静专注才能更有效地完成规划。

在大小事务上都强求步调一致,只是碎片社交。而把完整的时间打碎成片,像把珍贵的锦缎撕成布头,不觉得可惜吗?何必等再过十年八年,不得不悲叹:不被打扰的大块时间,好难找。

去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有一本书叫《被掩埋的巨人》。有一天,女儿小年看到我在读这本书,很感兴趣,问我是在讲什么的。她望文生义,以为与《巨人》的花园》相仿。我跟她说:“一对相爱的老夫妻,跋山涉水去找儿子,经过一个渡口,摆渡人告诉他们,对岸是一个岛,岛上有无穷无尽的人,但对于每个人来说,他都是自己孤身一人在岛上。”

小年说:“那就是‘死’呀。”我说:“总之,摆渡人让他们一起上岛,非要先送走一个,再送走一个。”

小年理直气壮地说:“对呀,再相爱,也得一个人去死呀。就是两个人手拉手去死,其实还是各自死各自的。”她想一想,再举一例,“就像我们同学约着一起上厕所,还不是你上你的,她上她的。”

或者,小年的话可以完美地回答这个初二女生的困惑:在世一场,生,自己生;死,自己死。而来来去去的漫漫人生路,也是自己一个人在走呀。

【读心】

总要一个人走一个人的路

□叶倾城

【窗外】

未来的命运呢哪杯咖啡能预言

印象里,一直到高中毕业,我都没喝过咖啡,总觉得那是外国电影里才有的“资本主义饮料”。来欧洲后,咖啡成了一大社交方式。和导师喝咖啡聊学术,和语言伙伴喝咖啡练发音,和工作团队喝咖啡增进团结,和密友喝咖啡说说心情,和熟人扎堆喝咖啡聊八卦,遇上面善的陌生人也可以喝咖啡交流一下。喝着咖啡交友,喝着咖啡分手,喝着咖啡备考,喝着咖啡闲读。总之,咖啡是这十几年随叫随到的忠实伴侣。那一杯杯香浓,也成了情感交流的催化剂。

在欧洲不同的店铺,如果只说“咖啡”这个词,很多时候侍者端上来的会和你

利女孩像喝水一样,浓缩咖啡一杯接着一杯地下肚。我在不经意间也随她一连四杯,加糖灌了下去。当时感觉神清气爽,可过后到了机场,突然心跳加快到了极点,这才知道意大利浓缩咖啡的厉害。我抓住旁边的一位意大利大姐,把我父母的地址、电话给了她,说如果我因心脏问题挂了,请将联系方式交给警方。好在后来有惊无险,喝了几瓶水,上了几次厕所,心悸渐渐平和下来。从那以后,我便对意大利浓缩咖啡敬而远之了。

关于咖啡本身,有说不完的话。咖啡馆里的人们,也有着讲不完的故事。我在海德堡的公寓旁有家学院咖啡馆。我常常在回家的路上进去喝一杯,久而久之,就和那里的老板E成了朋友。E是个典型的意大利老爷爷,个子很矮,有点驼背,脑袋前面几乎没有头发,只有些灰褐色的绒毛,不知是新长出的,还是即将褪去的。这位貌不惊人的老人当年是威尼斯美术学院的高才生。20年前,他满怀憧憬地来到德国,想要实现自己的摄影艺术梦想。没多久,艺术激情就被摄影市场的功利性打散了。他发现,只有把产品拍得漂亮的工业性摄影才能换来可观的薪水。很快,他就“堕落”到了餐饮业。但如今,他已是数家意大利咖啡厅的老板。他煮的咖啡,闻起来带着怀才不遇的味道,看起来也很像他那些黑白摄影作品,尝起来更是透着怀旧的苦涩和自嘲的乐观。久而久之,他

的特色咖啡店成了文艺青年的俱乐部。

咖啡不仅可以在咖啡馆里喝,各处都有它的影子。上学时,我常常在课间光顾海德堡弗里德里希广场上的集市咖啡车。每到周四,广场上卖肉卖菜的摊位间,就停放着一辆黄色的移动房车。里面美丽的“咖啡西施”支起一个小棚子,将咖啡的香气献给路人,过往的男女老少都忍不住凑过来。由于咖啡车的吧台很小,所以大家要挤在一起,即使再冷漠的德国人,也会彼此聊上两句。尤其在冬季,小小的咖啡车便成了路人温暖的港湾。

咖啡这种让人沸腾的热带饮料与水互补。所以我最喜欢在靠近水的地方享用这种香浓。登高,眺望远处的水面,手拿一杯咖啡,内心会油然而生几分历史感。在伊斯坦布尔的秋日,夕阳西下,我躲到托卡比皇宫外的一家室外咖啡馆。游客渐渐散去,只有一些摄影师蹲在凭栏处,等待金色海湾的最佳镜头。我独自坐在木椅上,抱着土耳其咖啡壶取暖。当地人说,人们可以用咖啡的杯底残渣占卜未来。我凝视着远处的水面,眺望着海峡那一边我的故乡。心里感慨,有哪杯咖啡能够预言未来的命运呢?

咖啡像是生活里忠实的道具。没有它,戏也可以照样演下去,可是主人会觉得两手空空,很不自在,就好像孔乙己离开了酒,哈姆雷特离开了剑,无论戏有多精彩,都少了一层意思。



□徐淼

的想象不同。比如在德国,“咖啡”两个字常常指过滤咖啡,味道较淡。而在意大利,如果点“咖啡”,那么端上来的定是一小杯意大利浓缩咖啡,味道很重,香气可以停留在舌尖几个小时,挥之不去。不经常喝浓缩咖啡的人,需谨慎行事。有一次我在罗马旅行结束前,约了一位女友吃早餐。那意大